

走马天下

## 苏醒的瞬间

◎朱朱

出国之前下载了无数App生怕不够用,但有些系统只有到了境外才能打开。于是,下了机等行李的空档,捧着手机一步步注册,填邮箱、银行卡号、护照号和手机号。好不容易注册完毕,打开打车系统,选择自己的定位就开始纠结了。人生地不熟,机场附近哪块叫啥名儿还真不太明白,百般思量后一起填完到达地址,系统里迅速显示接单车辆的颜色、车型、品牌、车牌,包括司机的照片和点评分数一应俱全。

跟着人流到了停车场,大太阳底下等了五分钟便接到对方的回复信息,当然是英文的。这么多年英文老早滑进了黑洞,还没等我拼完,听到背后喇叭响,扭头看看车牌,正是接我的那辆。

第二天出街采购,想着步行一会儿吧,看看街道和路边的风景。但从商场出来的时候两手都拎着沉沉的东西就得打车了,距离住的地方不算远,走路也就20多分钟,怕一路拎回去胳膊和手指都会废了。接单很快,有个白人司机很快就到了附近的街道,他说我定位的地方不能停车,让我“Around the corner”,我问他“North or South”,几个来回以后他烦不胜烦地取消了订单,系统自动重找了个新司机。因为我终于找到上一个司机让我去的那个路牌,其实就在我之前等车的十米的距离,所以这次上车非常顺利。后一天打车,司机是个长着东南亚面孔的小伙子,小麦肤色、牙齿雪白。知道我是中国人,说他也会一点中文,很短的路程他说了无数中文,但我只听懂了三分之一。

那几天很疲劳,只想把事情做好,压根儿没有体验异国风土人情的心思,最后一天去超市,看着陌生的街道和来往的车辆,不想再用时态和单词来为难自己,于是把两个袋子拎在手上走回去,里面满满装着各种辣酱、海鲜酱,还有孜然、黑胡椒等调料,另外还有一个料理锅。

回国前的晚上想看看到机场需要多长时间,发现机场的名称跟之前买的国内机票上写的不一样,在网上翻来覆去找了几圈,还是第二天来接的司机又确认了一下是不是 International airport,我连忙说是。到了机场在被告知还要去路对面的检测点做核酸并等待一个半小时拿报告才能登机,顿时吓得一身冷汗,同时英文水平也在一瞬间苏醒,飞快地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又告知飞机起飞时间,一个小时以后拿到报告后又冲着托运处那个裹着头巾的女工作人员噼里啪啦用英文说了一通,把主谓宾状语前置虚拟语气全都用到位了,告诉她要么找绿色通道让我进去,要么快点帮我改签机票。

15分钟后,我拿着随身行李一路狂奔,终于登上了回程的飞机。



绿丝绦

◎商儒深

## 草木亦有情

◎范慧琴

小院隔壁的塑料温棚早已被父亲夷为平地,成了他打发闲暇时光的果蔬乐园。每每走近,眼前总会浮现出一片姹紫嫣红的月季花“海”,若是草木没有情,我怎会常常想起它们呢?

有几年,父亲特喜欢种植花卉,经常有邮局的信差送来全国各地的花卉杂志。父亲通过实践研究,掌握了一定的种花技艺,决定培育月季售卖,希望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月季开花次数多、花期长,枝蔓就可修剪培育幼苗,生根快、易成活,适宜在西北高原露天栽培。

不出几个月,近700平方米的塑料温棚里花香四溢,一片姹紫嫣红。招来了蝴蝶和蜜蜂,连饭后散步的学校老师和政府工作人员,也被吸引来了,连连称赞父亲养花的技艺,隔三差五还带着照相馆的人来拍照,温棚也成了学校毕业班拍照留念的景点。

从父母的脸上读不出丝毫的开心,正是赡养老人、供养孩子上学的年纪,母亲甚至埋怨父亲不该种植换不来钱,需除草灌溉还很扎人的月季。我也跟着发愁,不再喜欢它们,除非有同学吵着要观赏,才会懒懒地带她们去看,任由她们剪了带

走。等花凋谢了,就更不会去看它们了。而我对月季动情,也是在那个冬天。

屋外刺骨的冷,天很高,阳光白得刺眼,从远处的山坡到小院门口的树木,再到脚下的枯草,一片土黄色。如同我的内心,寂寞又荒凉。母亲叫我一同去温棚除草,温棚上的塑料也被狂风吹成了土黄色,门上的草帘子抑制不住狂风的肆虐,在褪了色的木门上胡乱拍打着。无心走进温棚,无心为换不来任何价值的月季付出我的丁点劳力,看看母亲被刺扎得满是红点的双手,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推开门的一瞬间,一阵清新淡雅的花香扑鼻而来,全身立即暖暖的,接着又被一片五彩缤纷的花“海”迷住了。只隔了一扇门,我好像被母亲带进了另一个世界。适宜的环境下,一朵朵月季绽放得比夏天更加娇艳动人,一尘不染,它们像是被我们的再次光临而感动了,花瓣上满是透明圆滚的水珠;我也被它们深深地打动了,是它们给土黄色的冬天增添了温暖和色彩。

不由得想起了最关心我的语文老师,也想送去一份温暖给她。第二天早读下课回家吃早餐的空档,

芬芳一叶

我拽着母亲去温棚帮我剪了一束颜色各异的月季,用塑料袋套住花朵一溜烟跑去了学校,土黄色的校园里,接过月季花的李老师满是欣喜,她的宿舍里瞬间春意盎然,被我嫌弃的月季同样暖了李老师的心。

通过李老师的介绍,温棚里又迎来了穿着棉衣赏鲜花的喜好者,月季的努力绽放也为自己做着最硬核的广告。一入春,人们都来争相购买。一株株月季被剪短后跟着新主人走了,只在温棚里留下了一个个小土坑,母亲连卖带送,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我家的月季,它们为我们姐弟俩换来了新学期的学费,给父母换来了春耕的化肥和家禽,还给家里攒了一部分钱,我却莫名地伤感了很久。

村里有一段路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从村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每到秋天,村邻家门口的月季都盛开了,从它们身边经过,它们也像是认出了我,在风中轻轻摇摆着,一直“目送”我走远,我却感觉是自己狠心抛弃了它们,不敢再回头。

美好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但曾有过的感动,我们都会记得;这些年,每走近一片花海,我都会想起那片月季。人间有爱,草木亦有情。

玉兰一瓣

## 不动声色的帮扶

◎林小森

朋友老姜是江西上饶人,这个春天他第一次带女友小璐回家见父母,回家之前,老姜反复安慰老妈:“小璐没有那么娇气。吃啥都行。只是,妈,你跟我爸还能讲普通话吗?我记得当年辅导我学拼音,你学过一阵子?”

老妈有点傻眼:“可我都有……20多年没讲过普通话了,你爹更是讲不来。”老姜问:“讲不来,能听懂不?”老妈松了一口气:“听得懂!电视上的播音员不都讲普通话。只是咱一开口,舌头就会绊跟头。”老姜叮嘱老妈:“这两天多看看电视新闻,能听懂,就没大碍。”

与往年归家省亲不同,这回老

姜坚持讲普通话。老姜一开口,亲友脸上就浮现“哎哟,你小子忘本忘到这种程度了”的惊讶与揶揄之色。固执的叔伯舅爷们也绝不会轻易称了老姜的意,老姜用普通话问,他们用江西话答,老姜只好又替小璐翻译一遍。这种语言的对垒,听得小璐都出了一身汗。她终于明白乡民的自尊与骄傲,会让方言成为怎样的一种铜墙铁壁。

两三天过去了,就连小璐也劝老姜“赣语方言和吴方言还是有三分之一搭调的,吴方言呢,跟上海话又有三分之一搭调,所以你们讲得慢一点……”老姜打断她:“讲慢一点你还是有九分之一听得懂,是不

是?”小璐就被噎住了。

老姜解释说:当初我到你家去的时候,上海话只会讲侬好、谢谢侬。你要是与父母用上海话交谈,我说不定就在揣测——别是在议论我什么不是吧,或者,是你们觉得外地人领会不到某些话题的妙处,就不想费劲跟他解释了,这种撇清,其实也隐隐带着一点轻蔑。然而,我到今天还记得,你爹妈讲普通话讲得有点怪腔怪调,时不时还会夹杂一两个沪语单词,再停下来问你——小璐,这个意思普通话怎么讲?我心里深受感动,也下了决心:这种不动声色的帮扶,我将来是一定要报答的。